

试论关中乡音本字的生命力

车夫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关中乡音至今亲切可闻, 但其文字有的被冒名顶替, 有的甚至断了书面传承。抢救这宗民族文化遗产, 有利于焕发汉语言的表现活力。

关键词: 关中; 乡音; 本字; 遗产; 活力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94047-(2011)01-056-04

1 背景

关中地区, 曾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根据地, 尤其在那“车同轨”、“文同字”的文化实力整合过程中, 首当其冲。这里诸如“茶(ní é)呆呆”、“挖(zā)挖毛”、“脚(qu é)底”、“一虔(tu ǒ)”、“半拈(z à)”、“娃殇(sh ǎ ng)咧”等一系列丰富生动的关中地区民间词汇, 早已责无旁贷地融入了古代文言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典范著作, 成为继承并发展着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一。令人遗憾的是, 还有那么一部分关中乡音本字, 尽管如今还顽强地活在当地土著乃至域外游子的口头交际场合, 却在人们笔下几乎写不出来或者写不正确, 陷入丧失书面交际话语权的危机之中而暂时无法自拔。对此关中乡音本字的现代语用专题, 本文拟作以下探讨:

2 问题分解

2.1 关中乡音本字笔下失传险象的科学归类

2.1.1 本有其字, 由于读音变异而在书面交际中缺失 如人体“尻子”(即屁股)的“尻”, 原来在关中方言里读g ò u, 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音为k ā o; “尻”(即阴门), 关中方音为p ǐ, 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注作b ī; 做饭时“搥面”(即以手用力将拌了水的面粉揉和成一

团)的“搥”, 关中民间念c ǎ i, 《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却是chu ā i。

2.1.2 原有本字, 因为书面失传或忌讳而另用别字代替 如称呼父辈“碎爨”的“爨”, 本来在关中方言里念作d á, 而且在古代首部汉语词典《尔雅》里被考证为是从匈奴人那里借鉴来称呼父亲的专有名词, 但在现代汉语小说以至现代汉语词典中往往以同一别字“大”作为替身; “膈屎奄拉”的“屎”(即阳具), 虽然关中人们习惯上口头发音为qí ú, 可在当地文豪贾平凹的新小说《古炉》里则以“毬”(同“球”)字来代换; 骂人话“痴屎”(c ǐ s ó ng)的“屎”(即精液), 尽管在关中民间几乎人人能讲, 却在文本上写下来的一般形态常常摇身变为“熊”字。

2.1.3 已有其字, 因不善于组合而在书面表达中出现了尴尬的空缺。如“合巴歎”(r ǐ bachu à)是关中方言里一句典型的戏谑讽刺语, 其中所谓写不出来的这个chu à字, 其实《现代汉语词典》里是有的, 清清楚楚地写作“歎”, 只是声调发生了变化而已; “屙屎尿尿”的“屙”字, 词典中注音为上声, 关中乡音念的就是b à, 作动词用惯了, 怎么能用外地人使用的“屙”(读作ē)字来敷衍了事呢? “看热闹”的意思在关中方言里可以形象生动地表达为“瞅戏和景”(c ǒu xǐ huǒ jìng), 这个“瞅”字被现代普通话读作chǒu, 并非什么言传而不能书写。

收稿日期: 2011-04-23

作者简介: 车夫(1957—), 男, 副教授, 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

2.1.4 应有其字，可能被语用者遗弃而至今虽闻其声却不见其踪影。如关中人关于头部的口头称谓“臊”（sǎo），无论从字音，还是从字形方面来考究，都是可以立于汉字之林的；称呼舅之母亲的“外妯”（wéi bǎ）、指称人体上面脏物的“垢圪”（gōu jia）等，理应字随音存，却不料乡音与文字天各一方，什么时候才会在关中本土上得以团圆呢？

2.2 关中乡音本字真的难登大雅之堂吗？

不可否认，造成关中乡音本字失落于险象环生处境的一个重要人为因素，就是被当地老百姓奉为“识文家”的大小知识分子，在推广现代汉语普通话、吸收外文成份和网络语言的多重文化交际背景下，有意或无意地疏离开方言文本。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乡音本字未免太“俗”，在面向开放的世界里拿不出去，嫌丢人哩。

2.2.1 怎一个“俗”字下贱得了 关中乡音本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族传统的民俗生活特色。关于事物名称方面，例如“字（pǔ）篮”、“额（èi）颅”、“逛三（sǎn）”、“夜来（lái）”、“晌午（wǔ）”、“麻搭（dà）”、“毛絨（gǎi）”、“黧（lōng）黧儿”、“面饽（pǔ）”、“餗（sǔ）油饼”、“𪎭𪎭（yì zǐ）”、“牛橛（gèi）头”、“猱（cài）猱”、“𪎭𪎭（cá cù）”、“黠黠（lāi tǎi）”、“壳窠（lǎng）”、“泥屐（jì）”、“楸楸（qiū qiū）儿”、“碓槌（duī chuí）”、“掇（wà）抓儿”等，在关中地区广泛流传，通俗易懂，而且独具汉语的地方风味和文化魅力，有什么“庸俗”、“低俗”以至“败俗”等下贱之处呢？如果说“俗”字有伤大雅，那么，来源并且持续营养于民俗文化生活之中的民歌、民乐、民族舞蹈就该退出历史舞台和文坛了。很显然，这是民族化语言特色缺乏症患者的病态论调。

笔者曾在关中西北部的泾河滩选购彬县大鞑枣，当时枣贩子“他叔你看，这碎枣儿长得多精神（jǐng shén）！谁有它足劲（jǔ jìn）？”的乡俗话，让我一直以来敬佩着这儿乡音本字的妙用，多次跟大学生们试图用所谓的“文明话”来改造一下，终究都因为比不上人家的原汁原味儿

而自叹弗如。正像贾平凹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最是那土得掉渣的土话里，如果依音笔写出来，竟然是文言文中的极典雅的词语”。

2.2.2 “脏”的是乡音本字本身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中乡音本字肮脏，不堪入目。持这种见解的人，无非是抓住“合他妈”这句臭名昭著的国骂不放，由此及“屙”……，“详”入非非，便正儿八经地一言以蔽之曰：“脏！”事实上果真如此吗？请看这个“合”字和“屙”字，无论是读音，还是字形，跟“性交”、“女性生殖器”一样，其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而已，并没有什么肮脏与干净之分。也就是说，这里所摆上桌面的“那个”动词和名词，音节和文字所传达出来的，只不过是正常意义上的性交行为与女性器官，再无什么或脏或净的特殊用意。假若有人硬要顺着自己的思维定势往下引申，那显然已经超出了这层乡音本字原信息的范围之外，与文字本身何罪之有？

就关中乡音本字系统的原貌和生发主流来看，其音节组成和文字结构跟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常识一样，也是有声、韵母拼合与笔画组成规律可循的。即使如“屙屙（bǎ）儿”、“啾啾（yuē）道道”、“痼（kuō）痼”，虽然分别指称“粪便”、“污迹斑斑”、“粒状小疮”等污秽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这三组形诸声态与形诸书面的方言文字本身不干净。那种一见“屙”字就嫌其脏的人，难道一见“黑”字便非开灯不可吗？质言之，关中乡音本字闪烁着秦汉唐代以来本地语言的光彩，与文字垃圾无缘，更有必要跟片面看待甚或恶意利用者划清界线。

2.2.3 谁有关中乡音活得旺 “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这句关中民间流行语里的“乡党”，历经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上层的党争以及当代中国的一党执政，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抹杀不了关中人民的“乡党”观念和密切交往。与“乡党”风味词语同样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关中乡音本字，如“受活（huǒ）”、“𪎭（wàng）羸”、“煨（wèi）火”、“恹（xì）惶”、“嬉（xǐ）样”、“瓜瓢（rǎng）”、“炕塌（lào）”、“𪎭𪎭（yāo xiǎn）”、“崖箔箔（ái bō bo）”、“布叵叵（pǒ）”、“磔（cà）子”、擦（cāi）

花”、“腩(chuí)子”、“剜(gāng)灰”、“蛄蝼(gù rǒng)”、“刮扪(xiǎn)”、“滚頌(duǒ)脑”、“瞎鬃(fě n)”、“蹠(biē)跳”、“殍(huī)脓”、“剜剥(huǒ bao)”、“火纛(yǎo)”、“打叽囔(gǒu)儿”、“椽(chuán)棒”、“埧垆(jiān lě ng)”、“构(jiàng)墓”、“剜(kuà)成绉绉儿”、“耐槽(cáo)”、“鬃(làng)鼻子”、“勒掬(kēi)”、“掬(liě)折”、“绿醪(mú)”、“醪(niān)茶”者流,在关中人口头上活过了多少代,而且还将在自生自灭的现代生存环境下一如既往地活下去。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吧。

那么,笔者为什么要立题呼吁抢救关中乡音本字这一份可贵的民族遗产呢?这是因为可闻其声的关中乡音仅仅活在淳朴通俗的关民间口头交际场所,而在当地书面交流社会里已经很少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了,尤其是在还带有关中生活气息的乡土文学作品里,作者们常受乡土文学词汇的困扰而笔下不能随意写出个性化的乡音本字来。

但愿旺旺的关中乡音能够同样旺旺地活在当地流行的文本上!

2.2.4 试看我国古典名著里的关中乡音文字运用范例 “那焙茗去后,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热地里的蚰蜒似的。”(选自曹雪芹、高鹗《红楼梦》)——这一语段里的“蚰蜒”二字,关中人读作yǒu yàn,指称蚯蚓,可能只有其根据地里的人民才能听得懂它的意思。

“那妇人在枕畔朦胧星眼,呻吟不已,没口子叫:‘大髡髡达达……’淫妇口里殄死的言语都叫出来。”(选自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其中“髡髡”(jī ba)、“达达”(dá dà)、“殄(cǎn)死”三个关中乡音俗词,如今在关中方言区里的口语生活中还大有应用的市场。“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了凳子,坐了两个时辰。”(选自施耐庵《水浒传》)——这里所用的“掇”字,关中乡音表示“拿”、“端”的意思,念作duō;“时辰”一词在关中方言里读作sí shèn,按中国古代计时的习俗,一个时辰相当于现代两

个小时。

由此可见,关中乡音文字早已登上了我国古典文学的大雅之堂,而且融入了汉语词汇,以其丰富多彩的语用特色服务社会,走向古今中外。易中天教授说得好:“书读得多了,就有了选择……所谓‘有了选择’,只不过是有了品位;所谓‘有了品位’,也不是说从此只读‘雅’的,不读‘俗’的,而是说有了判断力和鉴赏力,知道好歹了。好歹和通常所谓雅俗不是一回事。自命风雅者,其实往往是‘恶俗’;向为专家学者流不屑一顾的‘俗物’,却没准反倒‘大雅’。是雅是俗,全看你有没有品位。没有品位,便是《浮士德》或《红楼梦》,也能让他讲得俗不可耐。”翻开国学著作一品,不少关中乡音本字在大雅之堂上简直妙不可言哩。

在当下关中乡音本字面临书写危机的时候,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关中汉子和关中女子该交一份怎样的考卷呢?

2.3 焕发关中乡音本字生命风采的现实举措

2.3.1 刮目相看,升华认识 乡音未改的关中文传统,并不是仅仅简单地显示出念家思亲的乡土情结而已,还有本土语言文字斩不断续又乱的人生考验在里面。

关中乡音本字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写出来看看才会拥有发言权吧。本文所举的百十来个例子,尽管只是笔者所编修《关中方言文学词库》书稿的冰山之一角,但尚不失为见识关中乡音本字的一个小小窗口。最起码,读者对“俗”、“脏”还有“无所谓”等糊涂思想观念可以有一个比较、反思、辨证的机会。

窃以为对关中乡音本字系统刮目相看了,则自会提高其人对这一学术问题的思想认识水平的;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增强了全民族语言风格多样化的修养意识,才能把恢复关中乡音本字原有语用魅力的此项振兴计划付诸各人的实际行动。

2.3.2 抢救遗产,整理归档 作为一宗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关中乡音本字在当今的书面社交圈里,正面临丧失其历史地位的危险。每一个有民族兴旺意识的关中人,特别是关中文化人,应该为抢救并保护关中乡音本字尽到自己义不容辞

的时代使命。

抢救关中乡音本字的工作，首先应从搜集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流传在关中人民口头与书面文本上面的音节、文字开始。如果注音不便，不妨采取本文借用现代汉语拼音标注的形式，宁可力求“相当于”或者“尽量近似”，也免得去走“反切法”、找同音字助读等弯路。万一对原始的乡音本字暂时写不到位，也只好照录所流传的别字，待后再予以考订或修正。也许有一些关中乡音，是找不到恰如其分的原来汉字的，例如曾用荆条编织的浅沿广口筐子（比粪笼底大、沿低，没有笼襟而以麻绳穿起来供人用扁担挑起来使唤），关中西北部人们叫它“y à n zi”，笔者为此考证了十多年，迄今还把这个y à n字写不出来，想用“堰子”或“瓮子”、“筵子”、“沿子”来代替，总觉得很不妥当，便只好让它缺失着。

只有首先完成了关中乡音本字的搜集以至建立档案的方言备忘工作，或者从现代汉语普通话、网络语、外来文的时代夹缝里抢救下来一大批关中乡音本字的基本遗产，才能真正获得随后的科学整理以及开发利用资格。

2.3.3 正本清源，满足语用 对于关中乡音本字的拨乱反正，尤其是弄清其中所谓“难认难写”的特殊文字——即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文本所记录的方言书写符号，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文化规范行为。开展这项正本清源工作的目的，并非阻碍当前全国人民的“推广普通话”活动，也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向全国强力推行关中方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中乡音写关中文。只有在理智地接受关中乡音本字遗产的基础上，才会避免口头所言却手写不出的尴尬，才会彻底扫除乡土文盲，才会给中华民族的语言宝库增光添彩。

多少关中人将父亲叫惯了d á，却写不出这个特色文字，岂非咄咄怪事！多少乡土文本一提起表示头部的s á字则逃之夭夭，这种带有遗传性的书写头痛病，难道真的无法可治吗？多少生动传神的关中口语，仅如表示用手打人的动词性结构“搥(lǒu)咧一巴掌”、“搥(xǐ)了一批儿”、“搥(shǎn)咧一耳光”、“搥(sáo)了一鞭杆”、“搥(kuǒ)咧一棍”、“搥(dié)咧几

下”、“搥(wǎ)了一把”、“划(cān)咧一回”、“撇(biě)了一顿”、“捶(chuí)了半晌”、“墩(dūn)咧两槌”、“搥揉(rú sàng)了一程”、“抠(kōu)破了脸”等，写进文学作品里多么富有乡土风味啊！我们提倡重视关中乡音本字，主要是为了满足以关中为中心地区的汉族人口说手写的语言应用需要。

2.3.4 发挥优势，丰富文化 关于所谓“半老徐娘”或者老来俏类女性的形象描述，有一位关中乡土文学作者笔下出了这样的话：“她咧脸皮搥(chǔ)得像核桃，毛絨(gǎi)干得像麦草，裤带再长也勒不住往下掉的膘，还把尻(gǒu)蛋子扭来晃去给人耍骚情(qǐng)哩——哼哼！没看自己是啥碜(cèn)货嘛，就是倒找俩钱恐怕也没人要。”这个精彩片段，跟邻省现代“山药蛋”派文学祖师赵树理所形容三仙姑脸面的“驴粪蛋蛋上面下了一层霜”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在哪里呢？不可否认，就妙在乡音本字的灵活运用上。不过，前者的秦腔风味儿更浓厚，更带关中语用特长。

从关中乡音本字遗产里挖掘出了可供今人选学活用的文化营养原料，有利于丰富并发展我们的民族语言。古典名著荟萃于前，现代新作继之于后。作为优势资源的关中乡音本字，哪怕被埋没了，也不会自生自灭的。

参 考 文 献

- [1] 易中天. 择书如择偶[J]. 兰州: 读者, 2008(16).
- [2] 孔立新. 关中方言略说[J]. 北京: 方言, 1997(2).
- [3] 贾平凹. 西安这座城[J]. 北京: 北京文学, 1992(11).
- [4] 郭红梅. 咸阳方言的语法特点[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2).
- [5] 清嘉录. 中华民俗方言文献选编[M]. 台湾: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5.
- [6] 储泰松. 唐五代关中方言研究[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 [7]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